

半个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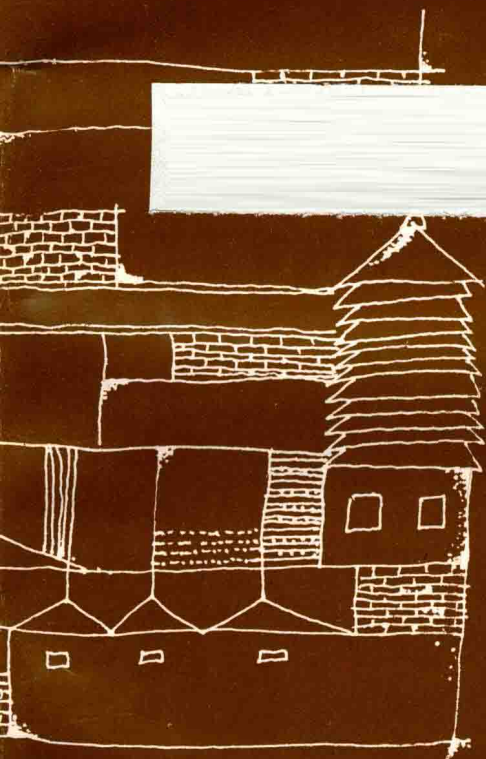
韩玉玺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半个月亮

韩玉玺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 3 号

半个月亮

Bange Yueliang

著 作 者:韩玉玺
责任编辑:洪 钧
责任校对:晓 慧
封面设计:崔 凯

出版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印刷者:沈阳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字数:280,000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2
印数:1—2000

版次:199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3-1598-X/1·1401

定价:20.00 元

作者简介



韩玉玺，一九三二年生于辽宁辽阳一个建筑工人家庭，一九四八年肄业于辽宁省立师范，一九八八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党政干部自修专科，一九五二年参加辽阳麻纺织厂工作，一九五七年九月，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工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调任辽阳市纺织工业建筑工程公司工作后，历任处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先后获得省市优秀经理、省市先进思想政治工作者、全国优秀建筑企业家、东三省优秀建筑企业家、市优秀企业家、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省劳动模范、省五一劳动奖章、市特等劳动模范等殊荣。是辽阳市集体建筑企业协会副会长，辽阳市企业家协会理事、会理事。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母亲

目 录

第一章	邢家女自名国志	洞房夜激励成祥.....	1
第二章	叔嫂不睦母遭殃	国志难圆同堂梦	23
第三章	为生计贤妻卖柴	飞来祸雪上加霜	47
第四章	北城根韩家落脚	贫民窟寡妇患难	62
第五章	泥水合兄弟结义	垒土坯众手造屋	75
第六章	玉章立志分家忧	慈母救子尽苦心	89
第七章	为夫舍身当奶妈	别离痛割心头肉.....	104
第八章	借求雨官警敛财	发洪水灾漫辽阳.....	116
第九章	警察逞威堵城门	韦寡妇投水自尽.....	133
第十章	狼狽为奸囤居奇	色狼爪向袁寡妇.....	144
第十一章	许老板诱占寡女	喻寡妇投缸自溺.....	155
第十二章	大金牙淫戏荡妇	袁寡妇坑害亲女.....	166
第十三章	为揽活自投虎口	讨工钱工友举义.....	180
第十四章	郑麻子设赌陷阱	大马棒掠血汗钱.....	189
第十五章	逼赌债国志悬梁	穷遇穷玉章娶妻.....	198
第十六章	日本兵奸淫杀戮	袁寡妇母女遭难.....	208

目 录

第十七章	王寡妇趁危诈媒	韩淑珍饮恨投井·····	216
第十八章	马猴子阴险设计	木瓦匠误入虎口·····	227
第十九章	工匠身陷西大营	工头活埋崔玉林·····	238
第二十章	肖山东策划逃跑	众劳工惨死火海·····	251
第二十一章	噩耗传又添新寡	两寡妇恨世自尽·····	263
第二十二章	赵寡妇弃子改嫁	韩成祥服毒寻死·····	268
第二十三章	淑贤救父做童工	婆母智送少寡妇·····	275
第二十四章	邢国志嫁女救夫	韩成祥临终遗嘱·····	285
第二十五章	婆母劝儿媳改嫁	国志誓终身守寡·····	295
第二十六章	寡妇门前生是非	国志铁心守贞节·····	303
第二十七章	穷有志送女读书	女伴男祸端又起·····	311
第二十八章	大金牙娶亲挥霍	打执式淑芳受苦·····	322
第二十九章	国志夜困城门外	寡妇挥刀劈恶狼·····	332
第三十章	母子重病母顾子	孤寡求拜救孤儿·····	339
第三十一章	寡母送儿进学堂	孝女为母做苦工·····	348
第三十二章	大金牙炮下丧命	韩寡妇喜迎解放·····	361
第三十三章	遵母训敬业建筑	众寡妇喜邀明月·····	371

第一章

邢家女自名国志 洞房夜激励成祥

“蚰蚰蚰！”

“叽叽吱吱！”

蚰蚰、草虫悠闲地鸣叫着，寂静的夜显得愈加空寂。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中秋夜，一轮皓月悬挂在半空，虽然有浮云掠过，但遮不住素洁的光擦拭着苍穹的黑暗。

寂静，并非预示着安逸，反倒笼罩着骇人的恐惧。

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为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日本于2月6日不宣而战，突然对旅顺口进行袭击，与沙俄海军展开血战。历经一年零七个月的战争，沙俄大败。腐败的清政府在本

国国土上竟然宣布“中立”，与日本侵略者签定了《中日会谈东三省事宜正约》，完全承认俄、日在美国签定的《朴茨茅斯条约》中日本从中所夺取的权利，承认长春到大连的铁路使用权归日本，而且将辽阳等 16 个城市划为日本的商埠。从此，这里的人民挣扎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奴役和蹂躏。

中秋虽是举家团圆的日子，可月上中天，家家户户院门紧闭，窗暗灯黑，见不到纳凉赏月的人们，听不见笙箫丝弦的欢乐，只有孤寂的月亮在天空孤悬着。

太子河从千山静静地流淌来，蜿蜒着腰肢，似脉脉含情的少女缓缓流过辽阳古城，流过辽中平原，与浑河、辽河汇合，流向浩瀚的渤海。太子河在辽阳城的东北角向西一甩弯，甩出一个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地带里坐落着一个小村庄，叫东园堡子。东园堡子居住着 50 多户人家，有钱的没几户，大多是贫穷人家，以种田、卖手艺、打零工、扛长活谋生度日。

靠东园堡子西的一片破破烂烂房屋中，一个院墙用鹅卵石砌就的小院套圈就的三间草房在幽幽的月光中兀立着。院子东侧，长着一棵高的小叶白杨树，枝叶婆娑，斑驳的月影筛下来，似粼粼的波光。树下的石头碾盘上，坐着一个端庄的少女，月光不时地摇曳到她的脸上，显露出她面颊的轮廓。她扑闪一下睫毛，便可看到两弯眉毛下的一双深邃的眼眸；她抿一下嘴角，就可看到她的薄嘴唇、高鼻梁。“吱呀！”草房门响。她站起身，挺起高高的个子。她把长长的辫子甩到身后，朝门响处注视着。

门响处，闪出一个身体瘦削但个子也是高高的女人身影，朝碾子这边走来。月光里，可以看出这是位 50 岁开外的老太太，穿着右开襟蓝布衫，挤脸青布鞋，腿上扎着青腿带子，显得干净利落。

少女见老太太走过来，坐回碾盘，借着月光埋头看手中的

书。

老太太在少女身边站定，呆了一会儿，打了个唉声，说：

“二丫啊！时候不早了，别看了……”

少女没回老太太的话，还是眼盯着书本，而且念出声来：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魏，蒋沈韩杨……”

老太太见二丫念后，又用手指头在碾盘上划拉着写字，便叹了口气，说：

“二丫，听妈的话，别再看书练字了。你爸不是说你好几回了吗？不让你动弹国栋的课本……唉！这要是叫你爸看见了，惹他生气不说，大过节的全都不得消停啊！”

二丫在碾盘上划拉完魏字的最后一画，抬头瞅瞅老太太，说：

“妈！家里的活儿我不是干完了吗？那爸他还凭啥不让我看书学字？”

“不凭啥，你爸就是不让你看书学字。”

“我就看，就学！”

“你这丫头啊……唉！就是犟，拧着脖子犟。”

“就是犟！就是犟！”

“你爸的话不是不在理，念书当官是男人的事。把屋里炕上地下活儿干好，给人家生孩子传宗接代才是咱们女人的本份。不是说：女人无才便是德嘛。你这丫头啊！就是不听话。”

“我爸就是偏向哥哥跟弟弟……”

“二丫啊！你爸可不是偏向。你爸说，供他们把书念好，闹个一官半职的，咱家也能像堡子东头郭老财那样有钱有势了。到那时候，咱们娘们不也是有钱花，有福享了么。”

“我可不能像我姐那样，瞪俩眼珠子一个大字不识。”

“一个大字不识有啥不好？眼不见，心里净。”

“妈!”二丫说着站起来,说:“我姐尽受窝囊气,妈你不是没看见。爸不让我上学堂,我没啥说的。可我在家自个学不中吗?家里的活我不耽误……炕上的、地下的、我哥的、弟弟的活儿,都让我干了,还让我咋的?”

妈妈还是叹气,说:

“这……这……”

“妈!过年过节有啥好吃的爸尽给哥跟弟弟吃,我没啥说的;活儿全让我干,也没啥说的。他们活儿不干,整天价溜溜达达的像秧子,说都不说一句,我吃苦受累换他们教我几个字就不中?咋的,女孩子天生的就非得一个大字不识?”

“你、你……”

妈妈想要说什么,可什么也没说上来。她心里暗暗念叨:“二丫啊二丫,谁让你生在咱姓邢的穷人家呐?”念叨着,还真替闺女委屈……

还是在三年前,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春天,那天吃完早饭,他爸高高兴兴地给二儿子国栋准备好书兜,穿上新衣裳,要送儿子上学堂。

“二姐,二姐!我要上学堂了耶!”国栋瞅着自己的新衣裳,高兴地朝外屋喊着二姐。

可他哪会想到,这时二姐正躲在西屋偷偷地哭呐!

在这之前,二丫听爸要送弟弟上学堂念书,就央求爸也要和弟弟一样上学堂念书识字。

爸一瞪眼珠子:

“哪有一个丫头片子念书的?”

二丫头一歪,反驳说:

“有,有!老郭家三小姐就进西堡子学堂念书来着,天天还老妈子陪着车接车送呐!老郭家三小姐不也是丫头吗?”

爸一听打了眼儿，话在嗓子眼里咕噜了半晌才说：

“老郭家……人家老郭家是老财，你爸是老财吗？”

二丫见她的话噎住了爸，小嘴儿叭叭地接着说：“爸！我都十二啦！你要叫我去上学堂，家里啥活我都干。扫地、放桌子、刷碗、喂猪、抱柴火、莳弄园子……我啥活都干！爸，你就答应了吧！爸！”

爸嘎巴嘎巴嘴，没嘎巴上词儿来，眼珠子又一瞪，说：

“你、你……小嘴叭叭的……不让你上学堂，就是不让！还叭叭个啥！”

二丫瞅爸压根不吐口，再说啥也不顶用，低头寻思了阵儿，就退让地央求：

“爸，实在是不让我上学堂念书也中，那、那……让我天天接送国栋上下学不中么？”

她说完拿眼睛瞟着爸，见爸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了，上前拉住爸爸的胳膊，说：

“爸，国栋还小，没人接，没人送，让坏小子给打了咋整耶？爸，往后就让我去吧！”

爸沉了会儿，说：

“那好吧！就让你去接送。”

二丫见爸答应了，摇着爸爸的胳膊连连说：

“爸，好爸耶！真是好爸耶！”

……

打那以后，二丫就天天接送弟弟国栋上下学，家里的活儿不但耽误，干起来反倒越来越勤快了。

爸看着女儿整天价蹦蹦跳跳那高兴劲儿，心里纳闷：“这丫头是咋的了呢？”

其实，二丫接送弟弟上学堂有她的鬼主意：爸不是不让我上

学堂么？那好，我就接送弟弟上下学，趁这机会多少也能识到字呐！于是，她把弟弟送到学堂，表面上装着回家，可到学堂外面偷偷躲起来，然后再溜到学堂门口偷偷听先生教学生识字。放学了，她见弟弟从学堂出来，差不多每天总是从衣兜掏出烧土豆、烩地瓜、炒黄豆啥的好吃的，捧在手心里说：

“国栋，今天先生教啥啦？教教姐好吗？”

弟弟瞅着姐姐手里好吃的，馋得直舔嘴唇，伸出手忙迭说：

“教教，我教姐姐！”

.....

为了识字，今天过中秋节早上家里分给每个孩子两块月饼，二丫偷偷把一块塞给弟弟，悄声说：

“国栋，能换几个字？”

弟弟也学鬼了，眼珠儿转了转，说：

“一块月饼……能换两个字。”

“不，十个字。”

“三个字，三个。”

“五个字。”

“四个。”

“四个就四个……”

于是，弟弟就教姐姐识“冯陈楚魏”四个字。还冒着被爸爸骂的危险，把课本借给姐姐看。

二丫把家里的活儿干完了，三口两口扒拉完晚饭，怕被爸爸看见，就揣上课本，到院子里借着月亮地儿偷偷学字。

妈妈理解闺女此时的心情，抚摩着她的头发说：

“二丫啊！不是妈不替你说说话，是你爸太倔啦！回屋吧！不早点睡觉，你爸知道你偷着学字的话，往后你也学不成喽！”

二丫收起课本，瞅着妈妈说：

“妈，往后你别总是叫我‘二丫，二丫’的……”

“那叫你啥？”

“我、我……我也要有个大号！”

“大号？”

“嗯！人家上学堂的孩子都有大号。”

“大号……叫啥大号？”

“我自儿个给自儿个起……”

“你这丫头哇，尽胡思乱想。好闺女，听话，回屋吧！”

二丫怕妈妈在秋风里着凉，这才跟着妈妈朝屋子走去。

秋风凉了，当院的白杨树的叶子黄了，纷纷飘落了，大雁嘎嘎叫着往南飞了，紧接着雪花就落下来了。

转眼过小年送灶王爷了。妈妈把熏得黑黑的灶王爷像，打灶坑上边的墙上揭下来，用洋火儿点着了，边烧边数落着：

灶王爷，

本姓张。

骑着马，

挎着枪。

上上天，

见玉皇。

好话多说，

赖话少说。

……

妈妈烧完灶王爷像也数落完，朝里屋喊：

“二丫，二丫！你干啥呐？快帮妈扫扫外屋！”

二丫没回声。

“二丫，我喊你你听见没有哇？”

还是没有回声。

妈妈直起腰找到里屋，见闺女正拿着弟弟的毛笔在一块窗户纸上埋头写着什么。到跟前一瞅，纸上已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啥字？她不认识。

“二丫，你这是写啥呐？”

“啊！”二丫被妈妈冷丁的一声吓了一跳，站起来见是妈妈，慌忙把那张纸藏在身后，说：

“妈，我没写啥耶！”

“没写啥？那纸上咋满是字呐？”

“妈你也认识字？”

“妈不认识，可妈知道那是字啊！”

二丫眨眨眼，一副神秘的样子对妈说：

“妈，等到过年再告诉你。还、还得求妈你哪！”

“求我……”

妈妈糊涂了。

皇历牌一翻就翻到二十九了，堡子里有零零星星的炮仗响了。爸去西院找肖山东写对联，哥哥和弟弟也到外头玩去了，二丫见妈妈有了闲空儿，悄悄抻了抻妈妈的衣襟，说：

“妈，我有事儿求妈……”

“啥事啊？跟妈还求求的。”

“妈，你看……”

二丫小心翼翼地衣兜里拿出一张纸，展开来，双手捧着递到妈妈眼前。

妈妈接过那纸，见上面写了端庄的三个字，有两个字面熟，好像在二小子的课本上见着过。“这是干啥？”妈妈问。

二丫头一歪，说：

“妈你忘了？二十三过小年我不是说过，有事要求妈妈嘛！”

“就是这张纸上的字？”妈妈又问。

二丫点点头，说：

“嗯哪！这纸上的三个字是‘邢国志’。”

“邢国志？”妈妈奇怪地瞅着那纸上的字。

“我的名字。我自几个给自几个起的大号。”

“邢、国、志……妈不懂，这大号咋讲法？”

二丫指点着那三个字，给妈妈解释着：

“我家姓邢是吧？”

“不姓邢还姓李？”

“这‘国’字是国家的‘国’。”

“咱们大清国。”

“大清国，可还叫‘中国’。”

“中国？”

“我听先生给弟弟他们上课时讲的，还叫中国。这个‘志’字，就是志气的志。妈，人活着就得有志气，就要争气。人要是没志气，就啥事也干不成，活着就窝囊。妈，我给自几个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我自几个有志气，有报国大志！”

“报国大志……”妈妈虽然不懂，可从闺女的眼神中看得出这个名字不一般。

“妈，帮帮我，求求爸答应把我‘二丫’这个名字改成我自几个起的这个‘邢国志’吧！”二丫搂住妈妈的脖子央求。

“唉！”妈妈叹口气，说：

“怕是你爸不答应啊！”

“妈，妈！求妈啦！人家上学堂的孩子都有大号，我凭啥没有？我也要！”

“好吧！趁大过年的，妈就求求你爸。”

“嗷！我的好妈妈耶！”

二丫高兴得连连亲着妈妈。

爸拿着对联打西院回来，张罗着打糰子、贴对子。二丫勤快麻溜地打好糰子，帮爸贴好了对子，就一个劲儿地冲妈妈使眼色。

妈妈平时对当家的就打怵，今儿个给闺女求情改名就更心突突了。她瞅当家的贴对子挺乐呵的，就给当家的沏了碗红茶端到他眼前，仗着胆子说：

“他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呢！”

爸脸一沉，问：

“啥事？”

妈妈咽了口唾沫，说：

“咱二闺女……二闺女……”

“二闺女咋啦？”

妈妈把二丫写的纸条递过去，手不禁哆嗦起来。

爸把纸条接过去，瞅了瞅，问：

“邢国志，邢国志是谁？”

妈妈炸了炸胆子，说：

“是、是咱们二丫的大号。”

爸一立愣眼珠子，说：

“她的大号？谁给她起的大号？我多咎说给她起大号来着？”

爸手指点着老婆脑门，喝斥着：“妈的！你一个老娘们放着正经事不好好干，扯这个外五六干啥？啥大号？你说一个丫头片子起大号顶啥用？”

妈妈见当家的气得瘦条脸涨红了，一撮稀稀疏疏的山羊胡子乱抖，吓得后退了两步，可还是提了提胆子，说：